



香港中文大學
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Christian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 CULTURE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暨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通訊

第33期
2018年5月

築建橋樑： 葛培理1988年訪華之行

邢福增

共產中國之橋

葛培理（Billy Graham）在1988年4月，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邀請訪問中國。隨行的有他的夫人鍾路得（Ruth McCue Bell）、兒子葛福臨（Franklin Graham）及負責傳譯的滕近輝牧師等。他們於4月12日抵北京，並在4月16日獲國務院總理李鵬接見。葛培理是李鵬就任後首次接見的西方基督教領袖。¹

是次歷史性的會面在中南海紫光閣進行，雙方交談約40分鐘，並在4月17日的《人民日報》，以「李鵬

會見美基督教領袖葛培理時說：中國富強要有精神方面力量」為標題作報導。李鵬甫於開始見面時說：「儘管我們跟你們的上帝（信仰²）不同，但不妨礙我們自由交談」，「要同有各種不同信仰的人交朋友」。後來，葛培理向李鵬詢問「宗教在中國起什麼作用」。李回答說：

中國有信天主教、基督教的，但目前信教的人不算多。對於宗教信仰問題，我國憲法保證宗教信仰自由，過去這方面有的地方做得不夠，現在糾正了。他還說，儘管我們的信仰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中國人認為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質。我們在經濟

建設中，不只是強調物質文明建設，同時還強調精神文明建設，使它在四化中化為巨大推動力。

李鵬肯定了宗教在精神文化建設方面的角色，與當時中共的宗教理論定調一致：宗教可以在精神文明建設上，適應社會主義社會，並發揮貢獻。³不過，李鵬仍將社會主義視作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他強調：中國由於過去「貧窮落後，地區發展不平衡」，故在文化教育方面仍「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他深信，「教育工作要從孩子做起，要在青年中提倡，樹立一些先進人物，作為他們學習的模範和表率，使他們成為有理想、有紀律、有道德、有文化的一代社會主義新人。」⁴李鵬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表述，卻不見於西方及基督教媒體。對英語世界而言，精神與靈性均為spiritual，雙方對此的理解似是各有所需。

李鵬也跟葛談及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過有關內容也未有被《人民日報》轉載。李鵬重申憲法對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承認過去中國未有充分落實，並將予以糾正。⁵同時，葛培理向李鵬表示，希望可以向中國人介紹《聖經》，不是作為宗教來學習，而是研究《聖經》的魅力，為何在二千年來，仍有那麼多人相信。⁶這當然也未見出現在《人民日報》的報導。

靈性之橋

4月14日，葛培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與中國宗教學者交流討論。他期望中國這個無神論國家，可以道德力量來對抗核武。他又提醒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警惕財富的邪惡。他在北大時，更有機會與同學論及宗教與神學的問題，並提及道成肉身的教義，以及宗教在美國社會的角色。⁷也有北大學生主動問他為何相信上帝。⁸

4月17日星期日，葛培理在北京崇文門教堂講道。一千多人擠滿這座歷史悠久的原衛理公會教堂，座無虛席，更有不少人只能站着聽道。葛的講道，由滕近輝即時傳譯。他以「溫水煮蛙」成語，帶出罪惡對人的破



壞，唯有上帝藉耶穌基督才能成就救恩。葛鼓勵會眾在生活中活出愛心與關懷。他又期望，中國在進行偉大的現代化工程的同時，亦要完成偉大的道德現代化。⁹有美國媒體訪問了一位出席崇拜的大學生，向記者表示因為聽了葛的信息而決定皈依。¹⁰

4月20日上午，葛培理與中國的宗教界領袖就和平問題進行座談。葛表示：「全人類面對的社會政治問題再沒有比和平更為迫切的了」。在座談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樸初稱葛培理為「愛的使者、和平的使者」，「葛培理為了傳播反對戰爭、主張友愛合作的信仰，不辭辛勞地訪問了七十多個國家，為增進國家間的友誼與和平作出了傑出的貢獻。」¹¹

在離開北京前，葛接受訪問時表示：「我到中國來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協助人們建立互相了解的橋樑。」又



說：「在北京度過了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周。」「我在北京的幾天裡，好像同一些中國人做了幾年的朋友。我到中國來是為了學習一點東西。現在我學到的東西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想。」他通過越洋衛星線路向美國電視觀眾發表談話說，中國的宗教領導人告訴他，最近幾年，又有3000到4000個教堂開放。南京最近印刷了100萬本聖經。他親眼看到中國的教堂擠滿了人，在教堂內充滿自由活躍的氣氛。¹²

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之橋

其實，葛是次訪華是由中國基督教兩會領袖丁光訓主教在1985年主動提出的，最後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

協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正式邀請。葛坦言，要在官方認可的基督教組織及家庭教會間取平衡，並不容易。¹³

離開北京後，葛一行到訪其夫人出生地——江淮蔭，她在17歲才離開中國。葛夫人鍾路得的父親鍾愛華（Lemuel Nelson Bell）是美南長老會醫療傳教士，曾駐守淮蔭任仁慈醫院院長。鍾愛華與王明道也曾有過聯繫，早於三十年代中葉曾邀請王為講員，但王因事未能答允，卻將分享內容寄給鍾。後來葛夫人也曾於1980年到上海探訪王明道。¹⁴離開淮蔭後，葛氏一行便轉達南京，期間訪問了金陵協和神學院、南京大學，以及獲官方授權印刷聖經的愛德印刷廠。他在金陵跟未來的傳道同工分享，鼓勵他們以聖經權威為中心來宣講。¹⁵

除了官方安排的行程外，葛培理此行另一為人觸目的活動，是接觸不獲中國官方認可的家庭教會。他先後在上海及廣州與兩位著名的家庭教會領袖王明道及林獻羔會面。根據《葛培理傳》記載，葛培理訪華行程，「所到之處、所做之事，都是官方首肯的」。¹⁶因此，他與家庭教會的接觸，無疑是得到中共的默許。當時在上海陪同葛的中國外交官員表示，葛在自己的時間可以自由活動，「條件是不要問我的意見」，只要求將行程地點及路線通知，以便做好安全工作。¹⁷可見，中方對葛與家庭教會的接觸，採取不干涉的被動配合態度，將之視作葛的私人活動。

4月22日，葛氏一行從南京抵達上海。4月23日早上，即前往探訪王明道。據悉，葛培理希望抵上海後第一個正式活動，就是訪問王明道，以突顯他對王的重視。王明道也是葛培理在北京時，才知悉其來華。當有消息指葛培理會來探訪王氏，不少人勸王不應接見。因為葛此行是乃應官方邀請。¹⁸關於王明道是否拒絕會見葛，現有不同的說法，但無論如何，當葛氏來訪時，王並沒有拒絕。¹⁹當日除了葛培理夫婦外，隨行的尚有滕近輝牧師。根據路得筆述，「培理問王先生有沒有從主來的話送給我們，他沉吟半響，說：『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然後又緬懷過去。」²⁰這是《啟示錄》二章10節的經文。

4月24日，葛培理分別早上在沐恩堂（原衛理公會慕爾堂），晚上在清心堂（原美北長老會）證道。²¹在上海期間他也拜訪了上海市長朱鎔基。²²

廣州是葛培理訪華的最後一站。他特別在4月27日，拜訪著名的家庭教會大馬站領袖林獻羔，並在聚會中作簡短分享。與王明道不同，林獻羔對葛的來訪，是早有預備的。《馨香的事奉：林獻羔見證》一書，記述了當日見面情況：

葛培理夫婦先向眾人問安，後又講了一些勉勵弟兄姊妹的說話。獻羔在他們到訪之前，已知悉他們會來探訪大馬站，因為擔心沒有足夠的地方給慕名而來的信徒，故沒有預先公開宣佈，只作個別通知。那天正值星期三，晚上的聚會七時才開始，但五時左右，弟兄姊妹已魚貫而來，他們帶備餅乾和飲品作裹腹之用。當晚，教會內人山人海，三樓、二樓和樓閣都擠得水洩不通，甚至連窗台、樓梯都擠滿了人，在教會門外的街上，有數十人不得其門而入。真如獻羔所料，房子確實是不敷應用！²³

葛培理離開時，送贈了一本金邊皮面的聖經和一支原子筆給林獻羔，並帶來了列根總統給獻羔的一幀半身相片。翌日，葛又邀請林到白天鵝賓館交通，約有四十分鐘之久。²⁴

葛培理獲中國政府默許與兩位著名的家庭教會人士見面，可說極具突破性。王、林兩人均在五十年代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是反三自的象徵性人物，在海外享負盛名。對葛而言，此行已備受反共的北美教會人士批評，如果他不能跟家庭教會接觸，他將會受到更大的壓力。有理由相信，葛培理佈道團與中方就訪華作商討時，能否容許葛接觸家庭教會，一定是其中談判的要點。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在總結葛氏訪華行程時，更強調王明道願意接待由中國基督

教協會邀請訪華的葛培理，反映葛氏被家庭教會所接受，並足以扮演基協（即官方教會）與家庭教會間的橋樑。²⁵然而，當日王明道接見葛培理，事實上也僅是出於禮待晚輩之道而已，將之詮釋成王氏認同葛任三自與家庭教會的橋樑之說，似有誇大之嫌。

但儘管如此，此行也發生了河南的家庭教會領袖徐永澤在北京被中國公安帶走的事件。查葛在北京期間，曾在下榻的酒店與一些北京家庭教會領袖見面。不過，河南的家庭教會（重生派）領袖徐永澤特別到北京，希望參加葛在北京的聚會，並與葛見面。但徐永澤卻在4月16日在北京天壇公園被捕。²⁶葛培理後來接受訪問時，表示曾向中方查詢，但中方「否認有人因要聽道而被扣留」。²⁷官方禁止徐與葛接觸，或與「重生派」在國內被判為「異端」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徐氏的系統，是一個跨越地域具組織性的宗派，其實際影響力事實上遠比王明道及林獻羔為大。中共能夠容許葛與兩位曾坐牢的老人見面，卻不能接受他為一個具影響力的地下教會祝福。

宗教自由之橋

葛培理訪華一行，普遍受到正面的評價。有評論指李鵬與葛的會面，反映了中共對宗教的包容。²⁸不過，一如他到訪蘇聯及東歐等共產國家，悉引起北美教會，特別是基要派的批評，是次訪華也不例外。²⁹有報導引述家庭教會人士指，葛是次訪華具爭議性。但儘管引起不同意見，家庭教會仍肯定是次訪華在三方面的成就：（一）與中共領導人分享基督教；（二）正值中國在草擬新的宗教法規，葛展現了基督教對中國發展的正面貢獻；（三）葛與不少學者及大學生分享基督教。³⁰

中國政府認可的基督教領袖沈以藩，在總結葛氏訪華時強調，此行足證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的

進展。³¹事實上，葛氏亦公開承認此點。葛培理訪華代表團的成員曾向記者表示，葛在訪問蘇聯時，曾在莫斯科將良心政治犯的名單交予政府領導，但他未清楚葛氏在北京會否有類似行動。³²後來，葛氏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承認，他只有「間接」地向官員反映被囚教會人士的問題，也只會「私下」表達人權問題。他重申，不會公開批評中國政府，因為中國宗教自由比十年前已有很大進步。「我對此的想法，是正面大於負面。宗教自由會愈益增加。」³³他與中方官員私下商討中，獲得友善的回應，對方承認存在問題，並有待改善。³⁴

葛培理對中國的宗教自由前景予以肯定。顯然，中方在接待及安排上確展現了不一般的安排。除了上述默許他與認可的家庭教會人士接觸外，也在不同地方，令葛感受到共產中國，正朝向正面的改變。例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章文晉（前中國駐美大使）在人民大會堂設宴，開始時請大家安靜片刻，讓在座的基督徒可以謝飯禱告。葛表示：「在我訪問過的共產國家中，從未有過這樣的禮遇！」³⁵在另一個場合，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江平講中國的宗教自由，表示：「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了一個教訓，你壓制宗教，你就給上帝培養信徒，所以我們現在不壓制宗教自由」。³⁶

葛又透露中國政府正訂新的宗教法例（即宗教法），期望可以解決傳教方面遇到的問題。³⁷他獲得的訊息是，官方承認現時在保障宗教自由時存在問題，但問題可以克服及解決。³⁸他所指的宗教法，是中國宗教界寄予厚望，並正在草擬的宗教立法。³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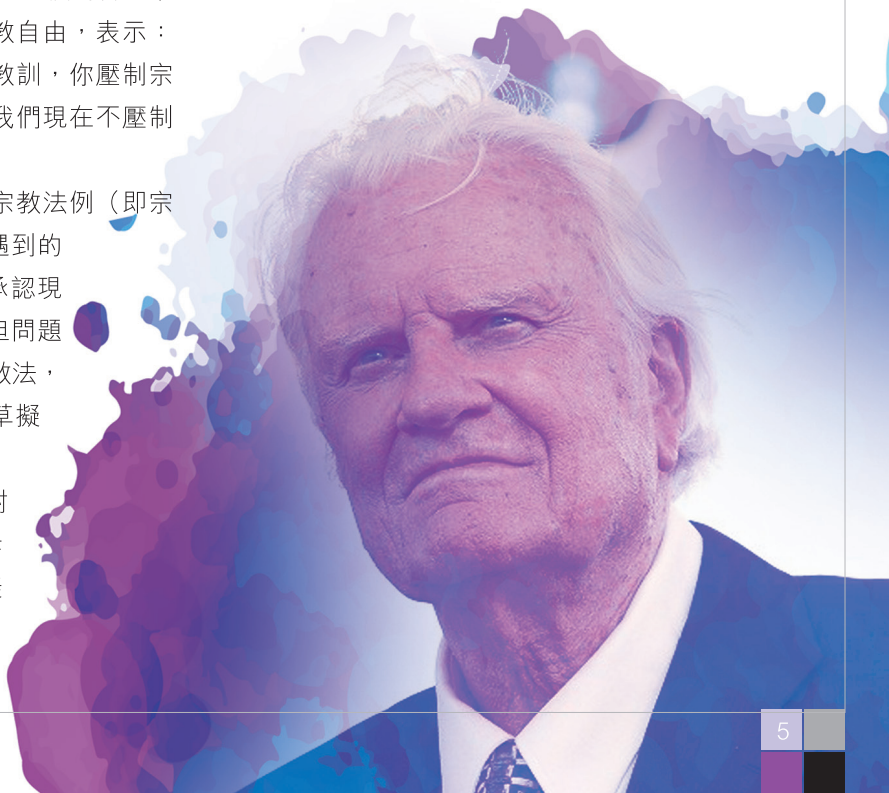
葛完成訪華抵港接受訪問，對中國基督徒的未來表示樂觀。⁴⁰毋庸置疑，是次訪華，確實扭轉了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對中國的印象。⁴¹

基督教兩會也形容，葛氏訪華，是他們在海外交流工作上的「重要突破」。⁴²

令人難忘的一九八八……

基督教福音派領袖訪問共產中國，並與中國領導人見面。這個消息傳出來後，在當時難免會引起不同的評價。對葛而言，這不是他首次踏足共產國家，而在他到訪前，業已放下昔日的反共教條與情緒。⁴³有評論更指這是葛以新的方法（New approach）面對共產主義。⁴⁴對中共而言，當時正是較開明的領導人趙紫陽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時代，除了經濟改革外，不論在政治、社會及文化方面，也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寬鬆環境。這一切，造就了1988年的歷史性訪問。

這一年是1988年，即使在1986年發生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導致胡耀邦受壓下台，但中國的改革仍在各方面醞釀。甚至在政教關係方面，也受惠於當時的自由氛圍，呈現前所未有的寬鬆。1988年葛培理的歷史性訪華，必須置於這個宏觀的背景理解。





歷史不應問「如果」，但「如果葛培理不是1988年訪華，其影響與意義又是怎樣？」這問題，正好側面地說明是次訪華的重大意義。福音派揚棄了反共情結，願意與官方認可的基督教兩會，甚至中共領導人接觸，並對中國的改革進程予以正面評價，肯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在朝著正面的方向改進。當然，他們對於基督教在改革中國的角色，特別是葛氏一再宣之於口的「靈性（精神）復興」也是充滿期許，並且致力在各種制約與限制中參與其中。1992年，葛的兒子葛納德（Ned Graham）成立「東門事工」（East Gates Ministries），便一直與基督教兩會維持友好關係，並向愛德印刷廠訂購聖經，再轉到中國的家庭教會，並獲得家庭教會主要團隊的支持，未嘗不是延續了葛氏訪華的務實互動路線。

中共方面，在處理葛氏訪華上，也展現了不少彈性。雖然徐永澤被捕，但葛氏能夠與具象徵意義的家庭教會領袖見面，這不僅是前所未有，在往後也再沒有類似情況出現。誠然，中國教會在經歷連場政治運動打擊後的存活與復興，事實上已展現了令人讚歎的屬靈生命力，不論是中共的政策，或是葛培理訪華，只不過是這場靈性復興的見證人與參與者而已。

1989年4至6月，北京發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最後在6月4日以解放軍方武力鎮壓及屠殺結束。六四前後，趙紫陽黯然下台，也標誌著中國開明改革路線的夭折。葛培理期許的宗教立法沒有出台，原有關於進一步改善政教關係的討論也中止。至於中國宗教自由的空間，誠然也沒有如葛的樂觀期許般發展。不過，令人意想不到的，不少大學生及知識分子，在面對六四慘痛的衝擊後，經歷了另一場靈性的復興，為九十年代基督教新一波的復興，留下伏筆。

葛培理第二次訪華，是在1994年1月26日，與六四屠殺相隔近五年。這次，跟葛見面的中國政府領導人，當然不會是六四後揹負惡名的李鵬，而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吳學謙。⁴⁵中共仍重視對葛培理的（統戰）工作，1997年，江澤民訪美，也特地與葛見面。⁴⁶

面對中國，在不同時代，不同人也有著不同的期望。無論如何，葛培理所期許要扮演的橋樑角色，始終沒有改變，並且努力實踐。當然，橋樑的存在，說明雙方仍有差異與距離，葛成功地連接了美國福音派與共產中國，也智慧地在各種爭議中去平衡與官方與地下教會的聯繫。至於中國的靈性復興與宗教自由，始終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容讓不同人以不同的方式，在其中努力。

- 1 〈葛培理到京會見李鵬〉，《華僑日報》，1988年4月17日。
- 2 根據葛的自傳，李鵬會談時，並不是用「上帝」(God)，而是「信仰」(Faith)。後來他也發現中國官方改用了「上帝」。Billy Graham, *Just As I Am: The Autobiography of Billy Graham* (New York: HarperSanFrancisco, 1997), 604-605.
- 3 羅竹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86)。
- 4 〈李鵬會見美基督教領袖葛培理時說：中國富強要有精神方面力量〉，《人民日報》，1988年4月17日。
- 5 Edward E. Plowman, "Billy Graham in China: Building Bridges," *Christianity Today* 32:9 (17 June 1988): 52. Graham, *Just As I Am*, 605.
- 6 〈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31)：李敦白口述歷史〉，http://news.163.com/14/0825/14/A4GHA0ES00014AED_mobile.html。
- 7 "Beijing Could be a Moral Leader," *SCMP*, 15 April 1988.
- 8 "Billy Graham is Welcomed into China's Inner Sanctum," *New York Times*, 17 April 1988.
- 9 James Rusk, "Evangelist's Style in Beijing Sermon Impresses Chinese," *Globe and Mail*, 18 April 1988. See also David Holley, "Graham Finds Chinese Like His Frog Sermon," *Los Angeles Times*, 18 April 1988.
- 10 "Graham Finds Faith Flourishing in China," *Windsor Star*, 14 May 1988.
- 11 〈葛培理在北京〉，《人民日報》，1988年4月21日。
- 12 〈葛培理在北京〉，《人民日報》，1988年4月21日。
- 13 Graham, *Just As I Am*, 599, 601.
- 14 訪談記錄。另Graham, *Just As I Am*, 596.
- 15 "Graham Finds Faith Flourishing in China," *Windsor Star*, 14 May 1988.
- 16 鮑樂基(John C. Pollock)著，陳恩明譯：《葛培理傳》(香港：海天書樓，2005)，頁198。
- 17 〈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31)：李敦白口述歷史〉，http://news.163.com/14/0825/14/A4GHA0ES00014AED_mobile.html。
- 18 王長新：《又四十年》(多倫多：加拿大福音出版社，1997)，頁260-261。
- 19 訪談記錄。
- 20 鮑樂基：《葛培理傳》，頁197。
- 21 "Graham Praises Beijing's Reform," *SCMP*, 25 April 1988.
- 22 〈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31)：李敦白口述歷史〉，http://news.163.com/14/0825/14/A4GHA0ES00014AED_mobile.html。
- 23 鄭藍：《馨香的事奉：林獻羔見證》(香港：天道書樓，1990)，頁39。
- 24 鄭藍：《馨香的事奉：林獻羔見證》，頁39至40。
- 25 Edward E. Plowman, "Billy Graham in China: Building Bridges," 52.本文作者也出版了有關葛氏訪華的著作。Edward E. Plowman, *Billy Graham in China* (Minneapolis, MN: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1988).
- 26 〈欲參加葛培理大會，河南宗教領袖被捕〉，《華僑日報》，1988年4月26日；〈佈道家葛培理首次訪問中國大陸〉，《中國與教會》，1988年5月，頁32。
- 27 〈葛培理訪大陸後談感受〉，《華僑日報》，1988年4月30日。另 "Chinese Deny Detaining Rebel Priest," *SCMP*, 30 April 1988.
- 28 "Accepting Religious Views," *SCMP*, 18 April 1988.
- 29 Oliver Tsang, "Graham Shrugs off Critics," *SCMP*, 6 April 1988. Jack Todd, "Soul Survivor: Billy Graham Stays Aloof from Scandal," *The Gazette*, 30 Oct 1988.
- 30 "Billy Graham's Visit to China: A Retrospective," 2 July 1988. *The Forerunner*, http://www.forerunner.com/forerunner/X0072_Billy_Graham.htm.
- 31 "Graham Visit Gives Boost to Religion," *SCMP*, 27 April 1988.
- 32 "Billy Graham Meets Premier," *SCMP*, 17 April 1988.
- 33 Edward A. Gargan, "It's Good News from China for Billy Graham," *New York Times*, 17 April 1988. "Graham Finds Chinese Like His Frog Sermon," *Los Angeles Times*, 18 April 1988.
- 34 "Graham Finds Faith Flourishing in China," *Windsor Star*, 14 May 1988.
- 35 鮑樂基：《葛培理傳》，頁196。Graham, *Just As I Am*, 603-604.
- 36 〈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31)：李敦白口述歷史〉，http://news.163.com/14/0825/14/A4GHA0ES00014AED_mobile.html。
- 37 〈葛培理訪大陸後談感受〉，《華僑日報》，1988年4月30日。
- 38 "Religion Law 'On the Way'," *SCMP*, 20 April 1988.
- 39 邢福增：〈試論中國宗教立法的兩個問題〉，氏著：《當代中國政教關係》(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188-191。
- 40 〈葛培理訪大陸後談感受〉，《華僑日報》，1988年4月30日。
- 41 涂怡超：《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以葛培理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224。
- 42 包佳源：〈努力做好海外交流工作——海外交流組匯報〉，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編：《中國基督教第五屆全國會議專輯》(上海：該會，1992)，頁113-114。
- 43 這是葛理理國際佈道團幹事Henry Holly對記者說的。Oliver Tsang, "Graham Shrugs off Critics," *SCMP*, 6 April 1988.
- 44 David Aikman, *Billy Graham: His Life and Influences*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7), Ch.7.
- 45 〈外事簡訊〉，《人民日報》，1994年1月27日。
- 46 〈江主席會見葛培理牧師〉，《人民日報》，1997年11月4日。江對葛說：「我歡迎你經常去中國訪問，看看在中國所發生的變化。在宗教問題上，我們也同樣需要增進相互了解。相互之間有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重要的是事實不要被扭曲。」葛回答：「我也是宗教界人士，我經常去中國的目的就是要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